



优雅是件很难的事情,比矜持难,比无赖也难,矜持能装,无赖更容易,不要脸就会无赖了。可是,优雅不行,优雅要气质,要资历,要岁月沉淀,要那分从容和风淡云轻闲云野鹤。

优雅地老去就更难。老了,难免长了皱纹,衣服也不讲究了,妆也不化了,也说东道西了,也忘性大了,所以,翻着旧照和别人说,看,他年轻时追求我,我不同意——因为老了,所以,也许什么都可以原谅?

记得小区里有位老人,一头银发,大红的衣服多,瘦,时常穿牛仔褲,我喜欢她走路的样子,不老态,一点也不。见了年轻人,总会明媚地问好,她的心态好,非常让人心仪。还记得看过一本书,孙犁的散文,写到老,他说,“如果老了,我就什么也不干,发呆,因为没有年轻时的睿智和聪明了,所以,我什么也不写了。我怕留下垃圾文字,我不让人笑话,我要优雅地老去。”

看到这里,我叹息一声。大道低回,这于一个作家来讲多么难得,如果我没有了才

优雅地老去

□雪小禅

情,我宁可闲置,什么都不做,我怕会越写越烂。我想起张爱玲来,盛年只两年,此后,漫漫余生,几乎都在搞翻译工作,为了躲避媒体,她一次次地搬家,她愿意一个人享受上帝赠她的孤独,这种老去,是贵族式的优雅。我还看过一幅画,我忘记是哪个大画家画的了,他穿着袍子,呆呆地看着脚下的纸屑,外面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脸上有表情也没有表情,很散淡,他和那些阳光融化在一起,我知道,那种老,很优雅。

老去很容易,优雅很难。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怕老,可是,终究会老,只是如何老去的问题,很多人,糊里糊涂地就老了,一把皱纹了,啰里啰唆了,老得很不细腻,老得很粗粝。

那些半老更可怕,更能检阅光阴如何刀削斧刻在脸上。张曼玉是妖精,总是那样精致的脸,不能光说是法国化妆品的作用,哪个明星都用化妆品,都舍得用极致的化妆品,可是,张曼玉不像 40 多岁的,她举手投足,没有年

龄。

王祖贤就老了,老得松松垮垮了,没气场了,托不住了。张曼玉始终有一处气场在托着她,很神秘,很说不清,这些半老徐娘们,她们俩是极端,一个永远不老,一个迅速地老了。

我能想象张曼玉 80 岁的样子,一定还是个妖精一样的老太太,看不出年龄,就像我去香港时参加了一个宴会,我看到一个披着红色披肩戴着珍珠项链的 80 岁的女人,她哪里像 80 岁啊,一头卷卷的发,不黑,亦不白,是刚刚正好的那种颜色。她手上戴几克拉钻戒,手背上印了蓝色小蝴蝶,眼睛大而迷人,眼睛大的人容易有眼袋,可是,她没有,好像还只有 50 岁,冲我嫣然一笑:看,我的蝴蝶好看吗?

当然好看。这么精致的女人,80 岁了,还要在手背上印上蝴蝶才来参加晚宴,而且迷人地笑着,问我们有爱情没有?她说,爱情是个好东西,可以让女人看起来年轻 12 岁。她轻声与我们交谈,英语、印尼语和日语混

杂着,并且轻吻年轻男子,我旁边的男子 60 多岁,哈哈笑着与她开玩笑,说她老不自重,她也笑着:我年轻时活得太严谨,80 岁再不轻薄,来不及了。

我喜欢这种老不自重,优雅得十分有道理,是另一种雅致,别有风味。

临别她飞吻我,然后把手轻轻放在嘴边,再轻轻地吹一下,亲爱的,接住啊。我眼睛差点湿了,这是怎样的童心?我们约了明年再见,她说要带蝴蝶给我,也给我的手背上印上蝴蝶。

我知道优雅地老成这样需要仙风道骨,可是,我宁愿努力地老去,就像明知君苦,还要苦相思,就像知道爱情有时不过是一场盛大的烟花,还是要努力地去开去绽放,那么,我也希望优雅地老去,老出风骨,老出一锅汤,也老不自重,也在自己的手背上印上一只蝴蝶,我也要穿红,红得不能再红的红,到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一定比现在还要美还要妖。

为什么呢?如果,如果自己喜欢。



念珠

□杨光黎

一
一捻,大河转弯
一念,涛声渐远
风懒、雨闲、花——开未开
指间的水珠浸软了远处的帆
呵! 那条小船
悄悄靠岸

二
手含无限的圆
指尖上莲瓣微开, 合拢一汪青天
我默念:哦——嘘——
群峰敛翼。
万壑松风之中,谁?
以起伏的呼吸
回应我……
当万境成空之时
啊! 蓝,你蓦然绽开另一双

三
显然,这个迟疑、迟缓、身形圆转的人
不是我
就像木头在断裂中醒来
未曾料到
自身已被一段丝绳累累贯穿
呵! 时间之手轻捻
我们,不成为六面混然的圆
就成为碎片
此际,我转动你? 还是
你转动我?
正传三匝,倒转三匝
往事成烟之后
天空幽蓝
新月如裁

四
你念过的佛号已成碎影
你数过的智珠已被尘封
还有多少冤债沉落心间
还有多少昙花灵光一现
阿喃——

五
风,扫净飞鸟的影子之后
黄沙开始清洗白骨
黄与白,铺叙而去之路
朝香客顶看星图
昼夜兼程,直到
月光照见了身体里的白银……
看,沙丘起伏
一吸
一呼



中秋时节,我再次来到小村,急巴巴地寻觅那一片青青的竹林。

上世纪 50 年代,小村的沟西头有几处天然的泉眼,眼口有人的大拇指头粗,一天到晚汩汩地冒个不停。尔后,顺着沟根儿往下流去。住在沟下的村民,见水像银子一样哗哗地流掉,觉得十分可惜,就挥镐抡锹,在沟里的地上栽些毛竹。毛竹恋土,有一点水,一缕阳光,就会拼着吃奶的力气长,不畏风,不惧寒,10 年后,二里多长的沟岔竟长满了绿竹。远望,竹林像一扇高大的绿色屏风,小村在她的呵护下,宛若一个恬静、妩媚的村姑;近瞧,亭亭玉立的竹子,棵棵青葱可爱,株株桀节坚贞,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振奋和浩然正气的寻味。让人更惊喜的是小村的水变绿了,天更蓝了,空气新鲜了,人的精神头也旺了。

有竹好处多。春天缺雨,气候干燥,人容

易上火,捋一把竹叶,用水一熬,喝上几回,火气尽消。夏季,酷暑难耐,劳作后的村民来到竹林,一股凉飕飕的风把那热燥劲吹得烟消云散。晌午头上,小伙子们一般都不在家待,有的拿席子,有的搬凳子,来到竹林的间隙处,一边儿歌凉,一边儿聊天,乏了,就呼噜呼噜地睡上一觉,美得像神仙。节假日,许多城里人慕名来这里享受田野风光,饱赏大自然的旖旎风光。踏入竹园,物色之美,不能不让你心旌摇动;而“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的意境,更让人体味大自然的魔力。冬日,万物萧条,葱郁的竹林,成了鸟的天堂。天一黑,麻雀、斑鸠、连贯油等鸟儿就扎堆儿“回家”歇息。日暮时分,竹园里便传出悦耳、甜润、亢奋的天籁之声,让人难以辨清自己是在天堂还是在人间。

有一年,上级下拨给小村几吨化肥(那

时是计划经济)。按说一个偌大的生产队不应该买不起。可那年头,社会上天天喊阶级斗争,日日割资本主义尾巴,别说个人紧巴巴,就是集体也是穷得叮当响。队长走东家,串西家,全村走了个遍,也没借到钱。最后,还是卖了一批竹子,才解了燃眉之急。有了竹子,村民们再也不用到集市上买竹篮、帘子等物件。农闲时节,生产队统一砍伐竹子,编些农用的竹篮等物,然后,按户按人分给各家。外村人眼馋地说:“看人家多美,旧的还没用完,新的就到手了!”最让人高兴的莫过于小伙子说媳妇了。过去,许多外村姑娘嫌小村穷,不愿来这里攀亲。如今,小村变了,花一样的姑娘接二连三地嫁到了小村。

岁月匆匆,转眼间到了 80 年代。改革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华夏,小村人不甘落后,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想着法儿养鸡、喂猪、跑

运输……经济建设红红火火,春天的故事在这里尽情演绎。小村的责任田承包到户后,又依法将竹林承包给了村民。竹园是个宝,人人都想要。没有承包到的个人红眼病大发,没过多久,你们也别想好过!他们乘着夜色,凶猛地举起了屠刀,恣意地砍伐竹子,一棵棵竹竿猝然倒地。村民设法阻拦,刚开始,这伙人收敛了一下。没过多久,他们旧病复发,没过多长时间,一条二里长的竹林就给偷偷砍杀殆尽。竹林,曾走过风雨飘摇的岁月,跨过饥谨凄苦的年代,都没有倒下,而恰恰相反,到了春天该蓬勃发展的时候,却被我们自己的无知戕杀。

小村没有了竹林,田野就失去了底佑的“卫士”,黄土地又裸露出憔悴的面孔,多年不见的鹅卵石也翘出了地面。喜鹊、斑鸠、连贯油等鸟儿来这儿栖息,在天空盘旋了几圈,哀鸣了几声,恋恋不舍地向别处飞去。也不知道时,小村的天空升腾起一层浮尘,灰头灰脸的。泉水也没有昔日那般纯,溪水也没有往常唱得欢。孩子们没有了嬉戏的乐园,大人们路过这里,脸阴沉着,嘴里不时地发出长长的叹气声。

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話,人类对自然的伤害就是对自己的伤害,对自然的不尊重实际上就是对人类自己的不尊重。小村的经历,就像一座长鸣的警钟,让人震耳欲聋,时时都不能忘记。



很久没有读到这样让人心弦紧绷、不忍释手的小说了,读樵声先生的长篇新著《空相上卷——驴长老》,耳畔时时滚动着怀川大地上的惊雷。

这是一部写怀川、主要写给怀川读者的小说,小说中的故事就发生在百里怀川中段、南太行南沿的月山寺及其周边地区。樵声先生出生在月山脚下的上庄村,他以画地图一般准确的线条,以饱含故乡情愫的笔墨,写出了故乡的风貌,“清化街,三里长,杏里晃弯到许良”,“清化城距离上庄的八里路,有一半蜿蜒曲折在竹巷里。原野散发出融融春意,竹巷内两旁的篱笆,还缠绕着去冬的枯藤,篱脚的青草刚刚崭露头角,又逢竹林浇灌,一路走来,偶尔能听到竹篱笆外小溪汩汩的流水声”,“从上庄到月山寺,有六里之遥,要经过花园、前桥、后桥三四个村子”……作者这些信手拈来的文字,把读者带进了真实的场景。

但樵声先生决不仅仅是画自己家乡的风情画。他曾专业从事焦作地区近代史的研究,他把英商福公司的建立、红线与黄线之争、中资与外资之争、日寇进犯、许河事变、道清游击支队、土地改革等焦作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悉数纳入了这部小说,更远的如辛亥革命、北伐、国共决裂、日寇进犯、西安事变、金圆券等,都若隐若现地贯穿在小说中。正如作者所写的:“这山高皇帝远的百里怀川,和那弹丸之地之月山,从清末到如今,总有一条若隐若无的线,与国家最高当局相连。”而中原名刹月山寺在民国初年被改为“中山公园”,僧人被遣散,抗战中又毁于战火,“炮声、枪声和瓦砾破碎声形成的声浪和爆炸掀起的尘土卷在一起,顿时弥漫了整个寺院,方丈、灵芝堂和观音殿很快被夷为平地,山门前的钟鼓二楼也不见了踪影,毗卢殿、大雄宝殿、天王殿一座座被炸得东倒西歪,一片狼藉。只有大士阁仅被炸塌一角,王铎题写的‘极目中原’牌匾被震得半悬在阁檐上,荡来荡去”,干脆是对历史事实的直接摹写,真实得让人惊诧。

樵声先生有着厚实的国学根基,且涉猎面很广。书中的周易占卜、中医灸诊、禅宗领悟等,大大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历史掌故、民谚俚调,把怀川的地域风情也修饰得异常生动;尤其是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诗词、对联,以及清末民初上层人士文言风格的个性化语言,读来饶有趣味。特别是整部小说的语言“很中国”,没有欧化的复式句子,没有大段的议论与抒情,句子简短,铿锵有力,与紧张、紧凑的情节互为表里,造成一种内在的张力,让人读来必须凝神屏息。

《驴长老》的结构和情节铺排也“很中国”。这是一部怀川地区的史诗,时间跨度从 1906 年到 1949 年。主要人群有月山寺的高僧、官宦之家桥沟章家、靠忠诚信与聪明才智发家的上庄刘家、上秦渠南侧豪华庄园里靠盗墓发家后来改邪归正的广东移民洪家,还有与英商福公司抗衡的怀川煤业巨子冯家,官、商、僧、民与地方豪强,五个人群各有各的故事,主线是一个针对月山寺所藏的金佛的盗宝与反盗宝的传奇故事,故事离奇曲折,引人入胜。而四个家族的故事与月山寺的故事相互交织,他们的所有联系都充盈着家国情怀——辛亥革命、护矿斗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慷慨悲歌,壮怀激烈。奉清廷之命追杀革命党的怀庆府同知,竟然被革命党砍了一命,还被晋升为怀庆知府,转而同情革命、保护了革命党;分别身为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章家同胞兄弟,共同追踪一个身为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却是一个要抓捕、一个要保护;章家一母同胞的弟兄五个,两个跟了共产党、三个跟了国民党,跟了国民党的三弟兄一起在中条山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跟了共产党的一个被盗墓贼杀害,一个受秘派去了台湾;改邪归正的盗墓世家的洪老爷子,不惜炸了自己的豪华庄园,把几十个日本鬼子送上了西天;后桥村的一个本来作恶多端的小混混,在国难当头之际竟能开枪警告自己当日寇翻译的儿子;他那一时迷茫当了日本鬼子翻译官的儿子,在关键时刻毅然点燃了脚下的炸药,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洪家庄园仅存的二进院瞬间被夷为平地,并升起了一个巨大的蘑菇云,直上苍穹。客位前那二十多个鬼子连条完整的胳膊都没留下,没来得及进入庄园的小鬼子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又死伤大半,停在大门口的两辆汽车,也被气浪掀翻,剩下的七八个小鬼子,惊慌地退缩再退缩,最后抱头鼠窜,钻进了竹巷,向清化方向逃窜,但他们绝没有想到,妙聪已安排武僧们先行一步,早已埋伏在深深的竹巷中”……书中描写的怀川男儿的壮举,读来让人荡气回肠。

作者善于在情节中打伏笔,那种草蛇灰线式的情节布局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妙龄少女绿萼深爱着月山寺极其聪颖的僧人妙聪,却被妙聪坚决地拒绝,不是妙聪修炼得四大皆空,恰恰是因为他凡心太重——他心中十多年来一直藏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怀着他的骨血被逐出了家门。一个偶然的机 会,绿萼得知她的恋人竟然是他的亲生父亲,于是慨然出家五台山。22 年之后,妙聪才得知真相,读者也才得知真相。一个在月山寺颇受重用的年轻僧人,竟然是在少儿时就被盗墓团伙送进月山寺剃度出家的眼线,而他的一举一动竟然都没逃过住持的法眼……种种伏笔,在显与隐之间,影影绰绰,或让人看不真切,或让人如蒙在鼓里,急于探明真相而不可得,得知真相却在书的几百页之后,故事中的几十年之后了。

李渔说,文学创作要“密针线,去枝蔓”,《驴长老》的针线之密,到了环环紧扣,几乎任何一个段落都不能删节的地步,任何一个段落都在故事发展、人物塑造、环境渲染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即便是在本来没有故事的地方,作者也让闲笔不闲,写出异样的精彩。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怀庆知府章九酬带领兵丁到焦作抓捕与革命党有联系的刘子彦,却扑了个空。章九酬扑了空,作者却不让读者的阅读在这里放空,他让读者通过章九酬的眼睛,看到了清朝末年的焦作市核心地带——现在的新华街、当年的马市街的场景:“马市街有些建筑还没有连到一起,空旷的地段上,是用竹竿和简易材料搭建的贫民窟,半空杂乱地扯着一些绳子,上边搭晒着破衣烂衫和被褥、尿布之类的东西,五颜六色,有点像军舰上的万国旗”;“熙攘的街道上,黄种人有两种,要么衣着褴褛面黄肌瘦,要么衣着鲜亮肥头大耳。不时有西装革履和袒胸露背的白人男女招摇而过,也有为英国人服务的非洲黑人 and 印度人”;“街北头坐着英商福公司的修理厂,往南不远则是新落成的几栋由中国传统的秦砖汉瓦建造的欧式洋房。往南一路走去,按摩院、理发店、澡堂、百货店、银楼、丝绸店、饭店的建筑风格有的已经西化。店面的门楼不少高耸着或尖或圆的门子。街两旁都栽上了杨树,有的已经碗口粗细。南端是英国人道清铁路的机车修理厂,围墙不高,大门敞着,里边横着数条铁轨”;“每天早 8 点,英商福公司的门前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印度人吹着洋号敲着爵士鼓,中国警卫整齐列队向英国国旗敬礼,英国人的国旗在这里几乎张扬到了极致。他们在仪式开始前要吹吹打打好一阵子,然后由一个中国人嚎叫半天,最后在‘天佑女王’的乐曲声中,把米字旗竖上一根高高的竿子。结束后还要向孩子们分发奶糖和水果等食品”。这些场景定会勾起焦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作者的针线之密还不止于让读者领略一番当年马市街的场景而已,他以一个简单的小故事,浓重地展现了一下民族精神,而且埋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坚决不让他妹妹吃英国人的糖果,而这个男孩子,在十九年后成了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的骨干,在三十多年后成为道清游击支队的战士。在不起眼之处,作者用貌似不经意之笔,渲染了环境,丰富了情节,给读者又埋了一个“扣”。

樵声先生的这部小说分上下卷,总称《空相》,既是一个佛教名词,也是月山寺开山鼻祖的法号。上卷定名为《驴长老》,是因为小说中有一头聪明得不可思议的驴,游走于僧俗两界,为怀川铁血男儿的种种壮举穿针引线,是贯穿于小说中的一条副线,为小说的悲壮之魂增添了一些婉约之美。《空相》下卷《山魈》正在创作中,讲述的故事时间跨度是 1949 年至 2006 年。据知《山魈》是写解放后都市生活的,山魈乃山鬼,我思付,都市怎会有山鬼呢?也许,《山魈》比《驴长老》更奇妙,能给读者带来更新更美的艺术享受。

我们期待着。